

经典读库

《经典读库》编委会 / 编著

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

经典文集



现代白话文学大家
唯美诗文传世经典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

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

轻轻的来……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

情多累美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江苏美术出版社

经典读库

《经典读库》编委会 / 编著

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

经典文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经典文集 /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著.

--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11

(经典读库)

ISBN 978-7-5344-6476-8

I. ①朱… II. ①经…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6516号

出品人 周海歌

策划编辑 王晓阳

责任编辑 张冬霞

装帧设计 王波

美术编辑 张贤贤

责任监印 朱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6476-8

定价 29.80 元

营销部电话 010-64215835 64216532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64216532



PREFACE

前言

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其时间跨度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年，但这三十年却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抒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和中西文化的冲撞融合中，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形态，一大批大师级的作家及其经典著作相继涌现。其中，现代白话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朱自清、徐志摩和郁达夫三位文学大家，均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自清（1898—1948），生于江苏东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教于清华大学。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最初以诗人的身份登上现代文坛，1923年之后致力于散文创作，其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他主张散文要写实，并从创作伊始，便努力打破白话文初期的艰涩难读，自觉追求“口语化”语言艺术。他还擅长将叠字及长短句巧妙搭配，形成独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亦真亦情的叙事抒情散文《背影》、《儿女》，还是缜密流丽的写景抒情散文《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春》，还是抨击黑暗现实的说理性散文《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皆言辞亲切、随和，文笔清丽、洗练，显示出“浓而不烈”、“清而不淡”的散文个性，读来也琅琅上口。在表现形式上，他的散文结构严谨、脉络分明，篇章布局设置精当。总之，朱自清是五四时期极少数能够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写出语言和结构均能与文言散文媲美甚至更胜一筹的大家。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以一首《再别康桥》风靡全国，被誉为“中国的雪莱”。他出生于浙江海宁，年轻时曾赴英美留学，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是中国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他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这与他那潇洒空灵、活泼好动的个性和不羁横溢的才华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徐诗特有的神思飘逸、富于变化的艺术风格。他的每首诗歌都构思巧妙，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在意境的营造、情感的宣泄、节奏的追求和形式的探求等诸方面，充分展现了他超凡的想

象力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令人为之迷醉，为之感动。对徐志摩来说，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与诗歌相映成辉。他在散文创作中融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无论是漫评理想、论说时政，还是感怀往事、评说艺术，其散文的躯壳中总是蕴藏着诗魂，感情真挚、风格飘逸，充满浪漫主义气息。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是创造社发起人之一。他生性浪漫，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命，是自我内心情怀的抒发，故以饱含感伤情调的“自叙传”小说蜚声文坛。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大多是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将一个富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中的苦闷心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于笔下。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因而，他的大多数散文用类似“闲话体”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无所顾忌地向你宣泄他的喜怒哀乐，在洒脱奔放、坦荡率真的倾诉过程中使你感动。郁达夫的散文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纵情抒写，不受章法限制，语言不加雕琢，洒脱坦荡，收放自如。他的散文中，尤其是行旅散文，写得挥洒自如、脍炙人口，在散漫、不经意间巧妙地表达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描写景物时，他习惯从细微处入手，似在不经意中描摹风景物事，却巧妙地用朴实平易的文字营造出古典文学中那种言简意远、朴拙幽深的意境。

一篇经典名作值得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且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体验，新的发现。但以上三位大家一生所著的作品数量巨大，普通读者很难有时间一一品读。基于这一点，我们推出了这本《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经典文集》。书中本着优中择优的原则，从三位大家诸多经过历史沉淀、被数代人所认可的作品中，撷取出最著名、最经典的作品，集结成册。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领略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魅力，受到真善美的艺术熏陶。

目录

Contents

朱自清

憎·····	二
歌声·····	五
匆匆·····	六
父母的责任·····	七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三
刹那·····	一九
温州的踪迹·····	二二
旅行杂记·····	二七
航船中的文明·····	三三
正义·····	三五
春晖的一月·····	三八
女人·····	四一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四五
说梦·····	四七
背影·····	四九
阿河·····	五一
白采·····	五七

荷塘月色·····	五九
一封信·····	六一
怀魏握青君·····	六四
儿女·····	六六
白马湖·····	七一
看花·····	七三
威尼斯·····	七六
给亡妇·····	七九
莱茵河·····	八二
春·····	八四
冬天·····	八五
择偶记·····	八七
潭柘寺 戒坛寺·····	八九
说扬州·····	九二
文人宅·····	九五
乞丐·····	一〇〇
论雅俗共赏·····	一〇二

徐志摩

草上的露珠儿·····	一〇八
石虎胡同七号·····	一一〇
沪杭车中·····	一一二
去罢·····	一一三
沙扬娜拉一首 ——赠日本女郎·····	一一四
毒药·····	一一五
婴儿·····	一一六
为要寻一个明星·····	一一七
雪花的快乐·····	一一八

残诗·····	一一九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一二〇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 度的跳荡·····	一二二
我有一个恋爱·····	一二四
落叶小唱·····	一二六
一星弱火·····	一二七
苏苏·····	一二八
翡冷翠的一夜·····	一二九
海韵·····	一三二





“起造一座墙”	一三四
丁当——清新	一三五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	
莲蓬	一三六
半夜深巷琵琶	一三七
偶然	一三八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	
一个方向吹”	一三九
再别康桥	一四〇
拜献	一四二
黄鹂	一四三
阔的海	一四四
云游	一四五
泰山日出	一四六

印度洋上的秋思	一四八
翡冷翠山居闲话	一五三
巴黎的鳞爪	一五五
我所知道的康桥	一六六
自剖	一七三
想飞	一七八
天目山中笔记	一八一
“就使打破了头，也	
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	一八四
“迎上前去”	一八六
吸烟与文化（牛津）	一九〇
《猛虎集》序	一九三
我的彼得	一九七

还乡后记	二〇二
一封信	二〇九
北国的微音	二一三
零余者	二一七
灯蛾埋葬之夜	二二二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	
开状	二二六
一个人在途上	二三〇
志摩在回忆里	二三五
钓台的春昼	二三九
移家琐记	二四四
半日的游程	二四七
杂谈七月	二五〇
杭州的八月	二五一
故都的秋	二五二
悲剧的出生	
——自传之一	二五四
我的梦，我的青春！	
——自传之二	二五八

书塾与学堂	
——自传之三	二六二
水样的春愁	
——自传之四	二六五
大风圈外	
——自传之七	二七〇
海上	
——自传之八	二七五
江南的冬景	二七九
怀鲁迅	二八二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生于江苏东

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教于清华大学。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最初以诗人的身份登上现代文坛，1923年之后致力于散文创作，其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





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残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蜷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皱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汨汨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



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现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睬，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上，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朱自清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光荣，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



“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漠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意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作



歌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黑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于上海作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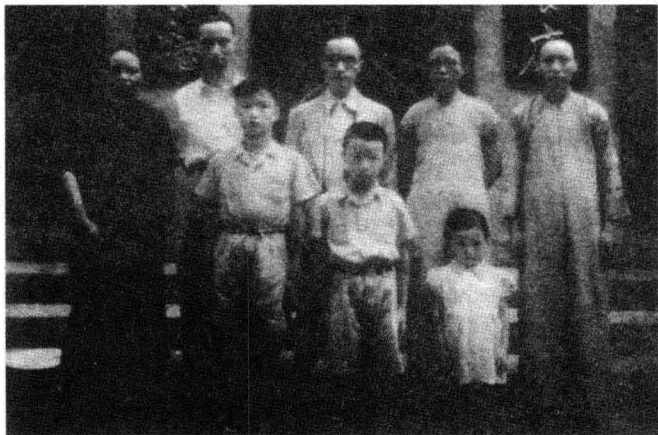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作



父母的责任

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待遇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般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成人，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光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妇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

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显明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



■一九四六年，朱自清与夫人、子女、亲友在成都合影。



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药，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做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痴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



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那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运命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的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利，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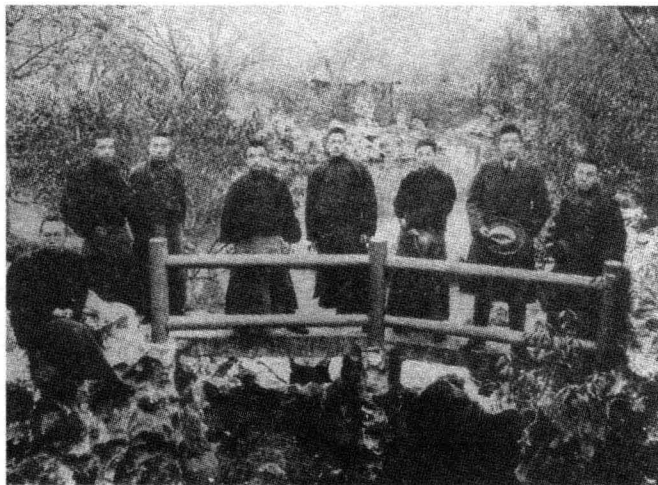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



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性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余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关于疯人、白



■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半淞园与中国公学友人合影留念（左起第四人为朱自清）。